

●故事天津

大饼卷一切 包容滋味多

由国庆

油盐大饼是天津传统当家饭,且说一开年就吃,素有正月“初四烙饼炒鸡蛋”一说;盛夏“头伏饺子二伏面,三伏烙饼炒鸡蛋”也是一大民俗;寒冬日里盼立春,又要吃薄饼卷炒合菜,美称“春到人间一卷之”……

天津人对吃烙饼的食俗情感很深。津沽物产本就丰富,加之发达的漕运业又给城市带来南北物产,都为食材充裕奠定了基础。早年,繁忙的水陆码头养活了一大批劳动者。力工辛劳,需要高热、高脂、撑饱且吃起来快捷方便的食物,大饼与各种卷食应运而生。昔日天津路边的大饼摊比比皆是,所烙大饼二斤一个,少盐轻油,内里多层,有滋有味,不愁销路【民间戏言:坑人的大饼,楞(lēng)人的(捞)面,烧饼馓子也不善。比喻利多钱好赚】。早饭吃大饼卷馓子、夹卷圈,午饭、晚饭吃大饼卷熏肉、酱头肉、肘子肉、羊杂碎、酱牛肉等,烫手的热饼恰可半温半融肉汁,配葱丝、黄瓜条更香。一卷在手,其动作情态俗称“吹喇叭”。

九河下梢天津卫,小虾、

小鱼、小螃蟹唾手可得。天津刚擦黑,走街串巷、臂挎食盒的小贩就吃喝起来:“油炸虾米、油炸鱼、油炸小螃蟹——夹(家)吃去吧——”这会儿二奶奶家的大饼刚烙得,出门花不了仨瓜俩枣儿买一份,用热饼一卷,再喝碗稀饭“灌灌缝儿”,当算不错的小日子。季节不同,炸蚂蚱也会卷进“卫嘴子”的大饼里。

天津滨海,夏秋之际大量上市的渤海梭子蟹在人们眼里不算稀罕,大饼卷蟹黄、蟹肉、皮皮虾肉格外鲜美,堪称“肆横不差钱”的吃法。旧时,为避夏季高温且省煤,不少主妇一早便烙出几张饼来,然后将炉火熄灭。到饭点儿,胡同里有卖热锅贴的小贩,大嫂子扭身买半斤进屋,大饼夹锅贴也讨喜一家人。

老饭食还有脆软、油香兼备的大饼夹藕夹、茄夹(分荤素)照样脍炙人口,一般必配绿豆稀饭,清口解腻。饼烙吃剩下了也不愁,明天那凉饼切丝恰好可做炒饼、焖饼、烩饼、饼汤吃,同炒的配菜丰俭由己,可谓又一家常名吃。

说平日小吃更不胜枚举。大饼素来是早点主角,值得一提的是,热饼夹炸糕这一吃法流传至今,绝对又香又甜又酥,笔者曾撰《天津人吃炸糕》一文,不赘。天津馄饨铺一般都卖拆骨肉,乃衡量他家汤好不好的参照。来碗馄饨,再来份大饼卷拆骨肉,这一顿下去饱到晌午都不饿。另有大饼卷江米豆馅切糕吃的,但小众。

一些人还偏好热饼夹臭豆腐,臭豆腐里滴几滴香油,加几丝葱白会更提味,这吃着香,有人垂涎欲滴,也有人掩鼻而过。还有热饼夹松花蛋,也需配点儿葱丝。干体力活的汉子吃大饼卷大葱、蘸甜面酱,照样津津有味。没牙老太太爱吃热饼心卷核桃酥,稍带甜咸口,酥香好嚼。小孩儿爱吃大饼抹芝麻酱撒白糖,奇香无比,笑说能治拉肚子。厨房里的大饼口味日趋丰富,还有人热衷发面饼、麻酱饼、红糖饼、葱花饼、脂油饼、肉(馅)饼,及至鱼头泡饼等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卖大饼(夹)炒鸡蛋(俏韭菜或葱

花)的摊子在天津市面越来越多,手里攥着一卷大饼鸡蛋边走边吃,匆匆赶路上学上班的人随处可见。与此同时,卖二尺大饼的越来越少,取而代之的是直径六寸左右的小饼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饼里除了夹鸡蛋,佐海带丝、土豆丝、豆皮丝等,又陆续出现炸鸡排、鸡柳、火腿肠的,进而衍生出名吃——大饼卷(夹)一切。洋快餐、西餐馆也“入乡随俗”推出鸡肉卷、薄饼卷菜肉沙拉等。

如今,大饼馓子(课篦)、大饼卷圈、大饼酱货、大饼羊汤仍是津味主打早点,乃至成为网红,大量外地游客慕名前来品尝,甚至要排队。歌里唱“大饼他卷一切咱吃的是内容,酸甜苦辣咸是鲜香酥脆脆,卷的是人生百味尽在不言中……”作家王小柔说:“生活就像烙大饼,热火朝天地翻腾几下,扔出来,特香。可要翻腾时间长了,就该糊了。都是饼,有人喜欢自己烙家常饼,有人愿意进有背景音乐的地方吃比萨饼。”其实我想说,大饼卷一切,蕴含着天津的包容、宽善与意趣,有温度,有滋味。

●会馆在津门之九

广东会馆“岭渤凝和”

定轩

名广东会馆。

广东会馆融合我国北方和南方两种建筑手法,瓦顶墙体为北方风格,内檐装修又具广东潮州建筑特色,堪称国内会馆建筑的重要实例。整个会馆建有照壁、门厅、大殿、配殿、戏楼、跨院、套房等。最前面是青砖照壁,面对照壁是一座高大的门厅,砖石结构,硬山顶,两端山墙砌成岭南地区常见的阶梯墙,上下五级,被称作“五岳朝天”,在北方建筑群中别具一格。门厅正中悬“广东会馆”四字匾额。穿过门厅为一四合院,正前方为大殿,大殿檐下挂有“岭渤凝和”木匾,大殿配

殿及门厅皆有卷棚顶前廊,并环接成回廊。

戏楼是广东会馆的神韵之笔,它在大殿的后面。其看台分为楼上楼下两层。坐席分为开放式、茶座和包厢三种。舞台为伸出式,不设天幕和边幕,观众可从正面和左右两侧观看演出。舞台吊顶作“鸡笼式”,起“音箱”的效果。藻井由成百条异形斗拱榫堆叠而成。戏台后壁正中镶嵌大幅“天官赐福”镂空木雕,圆心内天官、仙童立于祥云之上,群猴嬉于松柏灵芝之间,圆心外四角浮雕口衔仙桃的蝙蝠。戏楼裙板和包厢的榻扇门窗亦雕刻狮子滚绣球、凤穿牡丹、松

有门户之见,对于向他求艺的青年演员都是倾囊相赠,毫无保留。

当年,厉慧良先生为天津青年京剧团优秀武生演员王立军排练《截江夺斗》一剧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。1992年,为参加全国青年团队新剧目汇演,天津青年团选定王立军以编剧丁振元改编的《截江夺斗》为参赛剧目,并邀请厉先生执导排练。当时已近古稀之年的厉先生,欣然接受任务,在排练前与编剧进行周密、细致的案头工作,为王立军设计了十个高

难动作。排练开始后,团里要求演员9点到场,可厉先生却和王立军每天提前一个半小时到团里,单独加练。每一个动作都要反复练习多次,达不到要求决不下进行。王立军以前演戏,只注重一招一式的表演,譬如腿抬到哪儿,手伸到哪儿等,没有注意到眼睛和脸上的戏,有时候也忽略了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分析和表达。在厉先生的指导下,王立军的表演,特别是在眼神的运用上,取得了长足的进步,整体表演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。京

鼠、葡萄等图案,栩栩如生。

会馆周围还建造有住房三百余间,并在会馆东南修建“南园”,栽花种木;设立医药站,供乡人休憩养病。当年,这里还有桃花林、葡萄架,景致十分美观。

1931年前堪称天津广帮商人的黄金时代。1915年成立了广东音乐会。1917年会馆舞台上名角云集,演出了粤剧。著名京剧、昆曲表演艺术家孙菊仙、杨小楼、梅兰芳、尚小云、荀慧生、龚云甫等都曾在此演出。专家评价,广东会馆的舞台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古典剧场的“终结”。专程来津参观的广东古建筑专家则说:“目前在广东还没有这样景致的会馆舞台,从全国来讲也是少见的。”

1986年广东会馆修复后,利用会馆建成了天津戏剧博物馆,将原有的大殿、配殿辟为展厅。

剧武生名家张云溪风趣地说:“这次演出看见王立军的眼睛了。”

经过紧张的排练,王立军在全国青年团队新剧目汇演中获得优秀表演奖。后来,厉先生又对王立军在表演《艳阳楼》《一箭仇》时进行了辅导,使得王立军凭借《艳阳楼》《一箭仇》和《截江夺斗》这三出戏夺得梅兰芳京剧大赛金奖。

津沽文丛

厉慧良与天津之五

●曲坛逸事

小剧场『打钱』的规矩

孙福海

天津成为曲艺之乡,是因为在各方面都有自己的传统,即便是“打钱”,即打钱,向观众收钱的意思,也都有约定俗成的规矩。如果不按规矩走,天津观众是不买账的。有个这方面的故事。

“打钱”起码有四种方法:即“仁义钱”“人情钱”“乞怜钱”和“逼钱”。天津艺人基本上都看重“仁义钱”或“人情钱”。如“仁义钱”,就是“打钱”时看见有人要走,台上的艺人马上说:“身上不方便,没关系,您尽管在这儿坐着,下次您再捧我。”如果这位(观众)没零钱,艺人便说:“下次您有了零钱,再想着我。”这叫“仁义钱”。还有“人情钱”,“打钱”时艺人会说:“刘大爷、张大爷、李二爷您们辛苦了,我们全靠老街四邻捧,我们全家忘不了您!”相声艺人中,很少有人用“乞怜钱”,即装可怜,说什么“您就是养个小猫小狗不也得赏俩钱吗?您就拿我当个欢喜虫”之类的话。另外,相声艺人都慎用“逼钱”,也就是必须给观众留面子,不可逼人太甚。即便是遇到观众成心不给钱,也顶多说一句:“没有君子就没有艺人,我们一家老小都等米下锅呢……”因为如果相声艺人过分“逼钱”,观众特别是天津观众是不会听之任之的。早年,有外地的相声艺人在天津六合市场演出,因过分地使用了“逼钱”,结果被观众搅了局。

那天演出,其间外边阴天了,行话叫“插棚”。管事的就喊了一句“插棚”,台上的艺人

知道外面阴天了,一会儿又喊“撇摆”,意思是说下小雨了。这时,台上的艺人暂时不“打钱”了,而是卖力去“蔓住”观众,也就是要拢住观众,不让人走。等到管事的一喊“嗨摆”,也就是说下大雨了,观众走不了啦,台上艺人便开始了“逼钱”。此时观众想走也走不了了,只能留下来继续听相声。可原来十分钟一打钱,现在变成三分钟一打钱。

后来又有几次这种情况,有个观众有能耐,听明白也看明白了,等管事的再喊“插棚”,他起身冲着观众嚷:“哥几个,‘插棚’就是天阴了,一会儿‘撇摆’下小雨,不打钱,到了‘嗨摆’呀,咱身上的钱全都得让他们掏光了……”他给搅局了!

相声艺人之间非常重视义气,下篇咱讲侯宝林寻津门大哥。

●老城里的童趣

带板凳

张建文并摄



带着板凳去学校参加集体活动的现象,恐怕已“绝迹”。现在的学校软硬件设施齐全,不但课桌、课椅配备齐全,而且配有功能齐全的礼堂或阶梯教室,学生还可以在教室里收听收看学校的各种活动。然而,棚户区改造前,一些学校只能在操场上安排

进行集体活动,比如表彰大会、文艺汇演、毕业典礼、经验交流、考前动员等。每到这时,学校都要事先通知学生自带板凳到校。再看同学们带来的板凳,高低不一、样式各异。其实这种景象在当时并不稀奇,因为孩子的家长当初上学时也有过类似经历。

诲人不倦

杨士军

“诲人不倦”是京昆艺术家俞振飞老先生在1992年赠给厉慧良扇面上的题字。俞老先生在这个扇面上还写道:“慧良同志对京昆艺术善于汲取前人之长,而又勇于实践,敢于创新,乃当前南北剧坛之一代宗师也。”厉先生虽然在艺术上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,但从从不保守,更没